

我读书读报，抑或浏览网上新闻，有一个习惯，喜欢将一些自以为重要或有趣的内容用小卡片摘录下来，读书既杂，阅读既广，摘录的内容也必然丰富多彩。过一段时间，翻开那些小小的纸片，一张张地读过，仿佛与作者对话，咀嚼其义，启发尤深。那些薄薄的纸片，已非普通之纸，有思想有灵性，一再揣摩，妙不可言。

最近的一个周日，打开几月前摘录的纸片，盖数十张，用一个上午阅读分类，有两张摘录的是家庭教育的内容，竟与我近期思考之“坑爹与爹坑”问题暗合，喜不自禁，抄录于次，以与诸君共赏析。

其一曰：父母想毁掉一个孩子，最有效的办法，不是苛待，而是溺爱。

此话有点刺耳，也不能为大多数父母接受，哪一个父母不想成就孩子，而想毁掉一个孩子呢？

是的，凡父母无不希望子女成龙成凤。主观愿望都是如此，但实现愿望的措施和路径却大有不同，所以效果也迥异。

大学问家胡适很小的时候就没了父亲，由寡母抚养成人。在胡适开蒙以后，其母每天一早就将他叫醒，然后，对他天天言语行动上的不足，一一给予指正，再帮他穿衣，送他去上学。正是这样的“苛待”，使胡适早早地懂得为人处事，懂得读书为学，及至漂洋过海也不越雷池半步，最终成为现代文化史上高山仰止的人物。

胡母之所为无非是期望儿子懂道理有出息。其他父母的愿望与胡母没有不同，只是在教育上存有悬殊。

有的父母以为自己年轻时忙于工作，对子女关心照顾不够，觉得亏欠子女，于是，物质上最大限度地满足，日常教育也往大化而之。还有的父母认为，现在都是一个孩子，只要学习好，其它方面就算了，品行教育丢之一边。谁知小孩是一块橡皮泥，你不捏，任其日晒雨露，当然不成样子。小孩也是一匹小马驹，你不上笼头，不加训导，他就会撒腿四奔，不知所之。

最近出现的一些因小孩违法乱纪而连累父母的案件，人们称之为“坑爹”，意即父母被子女坑了。我不以为然，我以为这些孩子是被父母坑了，而谓之“爹坑”。我这话是有依据的，据报道近来一名人的儿子犯罪，不是偶然的，小学的时候就与同学打架。他的父母当时有没有教育，如何教育，未见所以。

“苛待”固然不好，“棒打”也未必能出“孝子”，但溺爱无异于将小孩的头摁在水里，不死才怪。

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位老师，父母的早期教育比学校教育来得更重要，影响也更加深刻，因此古人说“子不教、父之过”。有一位教育学家说过，从子女身上可以看到父母的影子。

那么，父母到底如何教育子女呢？

“三年自然灾害”期间，父亲和兄长到安徽逃荒，家里剩下母亲、我和妹妹三人。俗话说：“半辈子，饭食子。”我和妹妹虽然年幼，正是长身体、窜个头的时候，然而，粮食极度匮乏，家人的裤带勒得死死的。母亲宁可整日整夜地饿肚子，也要让我们吃些东西，哪怕是胡萝卜缨、烂菜叶什么的。用母亲的话说：“宁饿竹子，不饿笋。”

饥馑年月，不被饿死就非常幸运了，更令左邻右舍难以置信的是母亲却坚持让我们读书。我怎么也不能理解母亲的举动，饿着肚子哪有心思读书啊！

母亲是很倔强的，对我的读书尤其管得很严。母亲常常掐住我的耳边说：“你身子弱，将来干农活靠不住你，还是识点字，靠菩萨照应做点文事好。”

母亲的话我哪能理解，看到庄上许多跟我同龄的孩子，读书是三日打鱼、两日晒网，还有的干脆不读书，帮家里做饭、拾草、挖野菜……他们玩得也很快活。我也动起了逃学的歪腦子。趁母亲上工之前，扛个小板凳，假惺惺地上村小了，有时上了一节课就溜出校门找不上学的玩了，有时干脆一整天都不去学校。母亲知道我一次次地逃学，便一次次地劝说，她在我面前常常劝说的一句话是：“养儿不读书，赛如养口猪。”我听得腻了，有时干脆不听。

一次逃学被母亲知道，她发狠要打我，我吓得躲在外面，到晚不敢归家。夜色开始沉重起来，还不见归栏的羔羊，她只得在村街上喊我的乳名：“小蛇哎——！小蛇哎——！……”尾音拖得长长的，长长的，声音颤抖，又显得那样焦急，让四野动容。我想象着其时的母亲，干农活，已劳累了一天，又是空心饿肚的，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，却要四下里找我，我……我只有灰溜溜地回家，低着头，任凭母亲

第二张卡片上的内容告诉我们：为人父母有四项基本原则，一是不占有原则，二是规矩和爱相结合的原则，三是情商先于智商的原则，四是共同成长的原则。

四项原则的大意一目了然，只是“情商”略需解释。“情商”于1995年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·戈尔曼提出。戈尔曼认为：情商是一个人重要的生存能力，是一种发掘情感潜能、运用情感能力影响生活各个层面和人生未来的品质要素，是指人对自己的情绪的控制管理能力和在社会上的人际交往能力。戈尔曼教授经过调查，得出结论：一个人的成功至少百分之七十归功于情商，不到百分之三十归于智商。很显然，在一个人的成长发展过程中，情商比智商更重要。

四项原则虽是从正面加之总结，示人以教育子女之道，实际上揭示了当今父母在教育子女上存在的问题。有的父母以为子女是自己生的养的，于是全盘把握，越俎代庖，不给子女以自主权；有的父母要么严而无当，管理太死，要么放任自流，纵容有加；有的父母不是首先教给子女自我调节、自我控制、自主生活的能力，而是忙着让子女参加各种各样的培训班，在父母的鞭子下小孩像只转动不息的陀螺；还有的家长自以为己比子女高明，动辄指手划脚，缺乏双向交流。如此种种都使教育子女步入了误区，而使愿望与实效南辕北辙。

任何一门科学理论或一条成功经验无不是对实践的分析总结，反过来指导推动实践，四项原则也不例外。正是有的家长充分占有了子女，所以才提出“不占有原则”，其它三条原则类推可得。

教育子女是一门大学问，是谓之家学或家教。从古至今，多少杰出的人物都得益于严格有范的家教，也因此有众多父母因家教成功而名垂青史。孟子的母亲三迁住宅而教子，欧阳修的母亲以荻为笔教子，陶侃的母亲不食馈鱼教子，都成为千古不衰的佳话。曾国藩也因教子有方而为人称道，一部曾氏家书久传不绝。

家庭教育有规律可循，但也沒有固定的模式，因时而异，因人而异。不过，有一点是共同的，也是首要的，那就是欲子女成才必先教其成人。

有人势必要问，你摘录的这些东西出处何在。这是我的疏忽，未标明来自哪里，为何人所言。但如钱钟书所说，吃蛋不必究其何鸡所产。如果诸君认为以上两张纸片上的内容言之有理，读之有所教益，又何必责其乃大家名人所说，还是出自无名小卒之手呢？

打骂。母亲却没有打骂我，只问我上哪儿去了。

妹妹上了几年学，辍学了，父母亲尤其是母亲依然坚持让我读下去，上了村小，到外面上初中、高中。当我一路上艰难走着的时候，父母亲肩负着家庭的担子不算，还要顶着外界舆论压力。有好心人劝母亲：“孩子识几个字行了，上多少学也没有用，还是让二子（笔者）回来帮帮你们吧，看你们的日子太艰难了……”也有人背后说风凉话：“穷人养娇子，舍不得让伢子做家务，干农活。”母亲听到别人的议论，只是叹气，从没有还人半句话。

诚如母亲所料的，我身子弱得像豆芽儿，高中毕业回乡禁不住挑担、挖沟等笨重的农活，得知学校需要人代课的消息，母亲请村支书竭力推荐，如愿当上了代课教师。

捏起了粉笔头，就一条道儿走到黑。我实现了母亲的愿望。

音容杳远十余载，母爱光辉日月长。永远怀念我的母亲！

我喜欢春天，向往春天。
一场春雨过后，地上的泥泞还未干，我就迫不及待地走出家门，去感受春天的气息。
这时，微寒的春风拂过脸颊，凉飕飕的。冬，你该走了，别那么依依不舍，你没看见春天已经来了吗？
走进田野，置身于大自然中，我深深地陶醉了：闭上眼睛，让春天的气息沁入肌肤，自己仿佛完全融入了自然。猛地睁开眼睛，只见蓝的是天，碧的是水，绿中夹杂的是点点金黄的油菜花。
天空呈现出清纯的蔚蓝，蓝得透明。天边有一些白色的云朵，千姿百态，变幻出山川河流、飞禽走兽的模样。太阳扔掉了冬天冷漠的外套，放射出金色的光芒，给麦苗送来了温暖，让小草焕发了生机。
溪水晶莹清澈，鱼儿在水中欢快地游来游去。偶尔有小螃蟹匆匆爬过，耀武扬威地挥舞着两只小钳。小草轻柔地摆动，仿佛少女秀发随风飘扬。有几处水流被石头阻挡，轻轻地打着漩儿，形成天然的水流雕塑。水边有一棵老树，盘根错节，树皮粗糙，显得苍劲有力。树身微侧着，枝丫伸得

大运河
陈树林
大运河，说古老，您青春塑造说年轻，您藏着无数古老古老的脸上写着青春青春的脸上渗透着古老

铺达子门
姚维儒
铺达子门现在已不大看得到了，即便在老城区的北门大街，原先一溜边的铺达子门也被改造得七零八落。只有到保存完好的古城古镇去旅游，兴许还能见到。

过去商铺关门打烊，店门面用的是一扇扇长方形的木门板，三四十公分宽，两三尺高不等，瘦瘦长长，整齐划一的模样，一块块拼接起来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，门面多宽，铺达子门就有多宽，中间的两扇门装有门转子可自由开关，门上装有铁制的环形门别子，一个长条形的铁条串棚其中，下挂的联体铁片的长形空隙与铁环相叠，上把锁，就算正式关门了。大的店铺有人留宿看门，就不在外面上锁关门了，在里面把门控好就行。那个年代没有收音机和电视，喜欢看书的可能看看书，一般的人也就摊开被褥呼呼大睡了。

铺达子门一般用杉木制作，一来轻巧，二来不怕雨水侵袭，年代久远的门板，那一条条凹陷的年轮诉说着昨天的故事。商铺开门关门是个吃力的活，大都是学生意当学徒的做的事，公私合营后则是谁当班谁做。店铺打烊了，见到沿街店铺的店员们都忙着掂着门板上门，仿佛是傍晚时分的一

粥的一种煮法
吴忠
我在一中上高中的时候，学校还没有宿舍，更谈不上学生公寓，乡下来的学生一律在学校附近自己找住处。那时学生租房跟现在学生租房完全不是一个概念。现在是家长租房给孩子烧饭，家长就相当于保姆或陪读，孩子都被培养成了公子或小姐。那时我们自己找房，跟主家谈交易，其它不利条件都可以克服，租金必须谈到每人每月5元钱以下，谈拢的结果当然是多个人合住一间屋子。我们同一个班来自不同乡镇的六个人，住在一间十几平米的屋子里，床挨着床，之间就只有一个转身的地方。家长从头至尾也不管孩子，那时上了高中，学生就已经被完全当做大人看待了。

我们一日三餐都在学校食堂。在学校食堂吃饭有个共性，吃起来很饱，可饿起来很快。烧的菜汤什么的，表面上浮了一层油，但吃起来满不是那么回事。后来听说，食用油是等菜烧好后浇上去的，所以看上去油晃晃的，其实放得很少。我们肚子饿是常态，特别是晚自习时间长，晚上十一点多回到住处，肚子通常饿得咕咕叫。
一天，又是晚自习下，我的邻床薛同学，真是亏他想得出来的，他把家里带来的米（还没来得及到食堂换饭票）抓了几把，放在吃饭的瓷盆里淘干净，然后一点点灌进一只装有热水的茶瓶，再塞紧塞子。半小时后，他打开瓶塞，哇，刚才进去的米居然变成了黏稠的粥！这是个重大的发现，对于我们的价值不亚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。我们风卷残云，不一会儿就吃完了，还有一点停留在瓶底掏不出来，就把茶瓶口向下倒置，不到颗粒归肚不罢休。农村来的孩子，到商店里买饼干之类干粮的钱没有，但米当时不值钱，还是不缺的。自从薛同学这个重大发现后，晚自习下我

粥的一种煮法
吴忠
我们就不再饿着肚子睡觉了。
这种方法不知道还能不能叫作煮粥，因为事实上并不是用火煮熟的（请原谅我还是这样叫，是因为想不出更好的叫法），确切地说，是米在七八十度左右的热水里涨烂，被煮成了七八成熟。我们吃的时候还有米腥味，但谁也没觉得难吃，反而觉得很香，正应了那句“饥饿才是最好吃的”老话。我们用茶瓶煮粥的方法在不断地改进，董同学说，应该用刚从老虎灶充来的开水煮，那样会更熟些。后来杨同学说，不如先放好米，然后直接到老虎灶充。再后来金同学说，要在晚自习之前先煮下去，这样时间长会好吃些，而且晚自习一下就可以吃了。再再后来钱同学说，用一个瓶不如用两个瓶。

我们规定，六个人轮流值日，正好一星期六晚上（星期六回家），每人一天。一段时间下来，感觉金同学做的粥最好，黏，香。说是每人值日一天，渐渐地成了金同学包场，我们打趣金同学，说“巧为拙者奴”，谁让你做得好呢？金同学说，你们懒人说懒话，我明天起也做生的给你们吃。说归说，金同学还是每天忙得乐颠颠的，当然，我们也没吃到生的。
我们六个人住在一起总共三年，茶瓶煮粥也吃了近三年，我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，连性格上都变得趋同。有时候我们会说，“苟富贵，无相忘”。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，我们子女都上了高中，想想真是弹指一挥间。我们天各一方，在不同行业里打拼，过时过节，相互打打电话，发发信息，互相给对方美好的祝愿。有时谈起当年煮粥的事，都会哈哈大笑，似乎又闻到了当年的粥香。我们谁也没有升官发财，日子过得平平淡淡，但都过得认真真真，这也许是由我们趋同相近的性格决定的。

走进春天
洪柳
很远，庇护着伞下的生灵。
天圆如张盖，地方如棋局。站在高处极目远望，纵横交错的田间小路把肥沃的大地分成一排排整齐的绿色棋格，远处的村落棋子般地撑在棋盘上，澄绿的池水如一块块碧玉镶嵌在大地上。

环顾四周，几棵柳树已发出嫩芽，虽然绿色还不很浓，却分外醒目。那如烟的柳色让人感叹大自然的神奇，仿佛一夜之间，柳树把积蓄了一冬的绿竭力地释放了出来，展示出勃勃生机。
看着这一切，我不禁想起了“小桥流水人家”的佳句，几多诗情、几多画意尽收眼底。“一年之计在于春”，几多豪情、几多壮志油然而生。
春，拂去了冬的萧瑟，孕育着夏的热情，播种着秋的收获。春，带着希望跨入新的一年，让人的心情豁然开朗。

文游台
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